

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在日华人移民第二代 对“中国崛起”的评价及其特征*

〔日〕园田茂人 著** 严立君 译***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从中国到日本的移民人数急剧增加，现在其第二代已陆续结束高等教育，进入劳动市场。这一代人在青春期经历了中日政治关系紧张时期，其中一部分人取得日本国籍，另一部分则保留了中国国籍，生活在日本。

本文以就读于东京大学、1991年后出生的在日华人移民第二代为焦点，分析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如何评价其与自身人生的结合。许多研究集中于第二代在日本的文化适应、语言学习、身份认同等微观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将他们对中国的评价与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进行对比，考察他们的特点，从而开启新的研究领域。

考察采用问卷调查法，将30名被访者的回答记录与以中国和日本学生为对象的亚洲学生调查结果（2018~2019）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即便针对同样的中国崛起，他们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评价呈现不同态势；而在中日两国间存在巨大评价差异的政治方面，也同样存在分歧。

【关键词】 在日华人移民 第二代 中国崛起 中日比较 政经分离

* 感谢各位抽出宝贵时间协助问卷调查的同学。另外，本文执笔时，受到科学研究费基础研究（B）“中国崛起的国际心理：以亚太地区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认识为中心”（课题编号19H0447）的财政支持。

** 园田茂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主任教授。

*** 严立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序 言

2019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修订后的入管法(根据《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及法务省设立法部分修改法》修订后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其中,特殊技能制度被正式引入。这说明一直未被正式承认的从事单纯劳动的外国劳动者的接受问题^①,自此由政府掌控。

在此之前,日本已有大量移民。2018年12月,日本在留外国人总数为342.3060万人,其中中国籍95.8257万人,占总数的28%。中国是日本最大的移民来源国。事实上,永住者(在留无期限,无须更新在留资格的外籍居民)26.0963万人(占总数的33.8%),拥有日本人配偶的2.9501万人(占总数的25.6%),拥有永住者配偶的1.5592万人(占总数的41.0%),华人移民在各范畴均人数最多。且,如果包含取得日本国籍的人在内,可以说数量相当大。

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并非久远之事。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朝鲜籍移民占压倒性比例,之后这种态势逐渐下降,1990年代以后中国籍移民数量急速增加,2009年则超过韩国籍、朝鲜籍。此后12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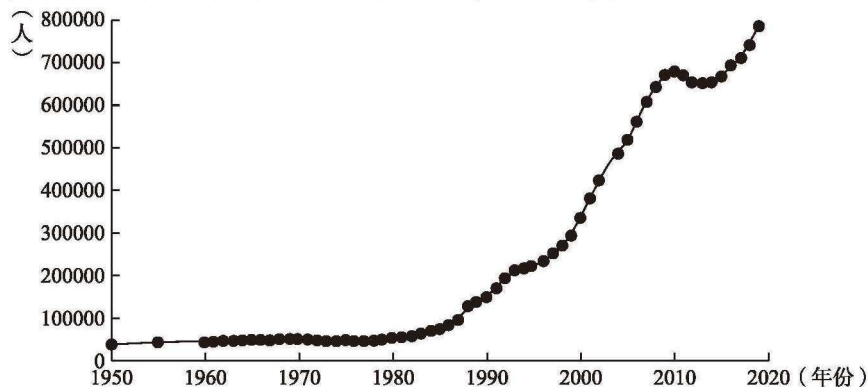


图1 在日中国籍居民的变化:1950~2020年

说明:据出入境在留管理厅主页 http://www.moj.go.jp/isa/policies/statistics/toukei_ichiran_touroku.html 等制图。

① [日] 早川智津子:「外国人労働者をめぐる政策課題—労働法の観点から」,『日本労働研究雑誌』第715号,2020。



近年来,1990年代移居日本的华人第二代(本文将其定义为冷战结束的1991年以后出生、调研时在上大学的学生,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日本拥有永住权,本人至少在日本接受中等教育以后的人)接受高等教育,陆续进入劳动市场。也有已到适婚年龄、考虑选择配偶的,他们同样也是研究的对象^①。

笔者执教于东京大学,也切身感受到在日华人移民第二代很多进入大学这一事实。如中日学生会议、京论坛等^②,这些以中日交流为目的的学生社团里,有在日本长大的中国籍学生,他们发挥着领导作用。其中,多数人希望参与与中国大学的联合项目以及交换留学^③。2017年4月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行的留学说明会上,笔者曾看到许多华人学生的母亲参加,现场她们利用LINE交换有关留学信息等。

这些华人移民第二代,他们在青春期经历了中日政治关系紧张时期,其中一部分人取得日本国籍,另一部分则保留了中国国籍,生活在日本。那么,他们是如何感受和评价中国的崛起呢?再者,他们是如何评价中国,并将其与自己的人生相结合呢?

本文旨在利用笔者独自进行的多个调查数据,回答这些问题。

一 调查设计

(一) 相关先行研究及研究重要性

以在日华人移民为对象的社会学调查并不少。从之前奥田、田岛以东京接受和再生视角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人口迁移为课题的城市社会学研究^④,到Liu-Farrer开展广泛调查的2000年后不断增加的通过留学和就业定居日

① [日]坪田光平·劉麗鳳:「中国系移民二世代の配偶者選択に関する定量分析—出身階層とエスニッ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注目した予備的検討—」,『技能科学研究』第36卷第3号,2019。

② 中日学生会议是1986年成立的学生组织,中日学生围绕特定主题,相互担任主持人定期召开会议(<https://jpsc-japan.org/aboutus/>)。京论坛是2005年成立、由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生联合运营的论坛,与中日学生会议相比,参加条件严格(<https://www.jingforum.org/>)。

③ 在中国,有些大学不允许中国籍学生作为交换留学生,所以第二代学生不一定能利用交换留学计划。

④ [日]奥田道大、[日]田嶋淳子:『池袋のアジア系外国人』,めこん,1991,以及奥田道大·田嶋淳子『新宿のアジア系外国人』めこん,1993。

本的华人移民的社会学移民研究^①，再到牧野笃通过来日华人学生的留学动机变化解读中日关系变化的教育社会学研究^②等，许多社会学家以在日存在感不断增强的华人移民为研究对象。然而，大多是以第一代移民为研究对象，而以作为其子女的第二代为研究对象的，只有上述坪田、刘关于配偶选择的研究^③以及力图掌握其复杂身份认知的永井的研究^④。至于在日华人的第二代研究，虽然围绕旧华侨（改革开放前来日定居的华人）和“中国归国者”（改革开放后才回到日本的归国者）的第二代研究数量庞大^⑤，但由于难以被认定为研究对象，以其他在日华人移民第二代为对象的研究还是欠缺的。这些研究并不一定是以日本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为研究范畴，而是以文化适应、语言学习、其独特的身份认知等微观方面作为研究兴趣点。

此外，围绕中国崛起的认知与评价的研究，近年来数据日益充实、呈盛行趋势。笔者也曾利用大规模的舆论调查数据，如进入中国市场的日韩商人^⑥以及中国的邻国^⑦，就世界各地^⑧对中国崛起的评价进行了广泛的研

-
- ① Liu-Farrer, Gracia, 2009, "Educationally Channeled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Contemporary Student Migration from China to Jap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3 (1): 178 - 204; Liu-Farrer, Gracia, 2011, "Making Careers in the Occupational Niche: Chinese Students in Corporate Japan's Trans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 (5): 785 - 803; Liu-Farrer, Gracia, 2012, *Labour Migration from China to Jap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ransnational Migrants*, London: Routledge.
- ② [日] 牧野笃:「酒田短期大学, 閉校す(2002年)一日中留学生交流秘史」, 園田茂人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Ⅲ社会・文化』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2。
- ③ [日] 坪田光平・劉麗鳳「中国系移民二世代の配偶者選択に関する定量分析—出身階層とエスニッ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注目した予備的検討—」, 『技能科学研究』第36巻第3号, 2019。
- ④ [日] 永井智香子:「『新華僑二世』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探る」, 『多文化関係学』第12号, 2015。
- ⑤ [日] 永井智香子:「中国帰国者の子弟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形成に関する追跡調査—思春期に中国からやってきた子供たちの来日10年目と18年日のインタビューの記録—」, 『長崎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第14号, 2006。[日] 大橋春美:「文化間移動とキャリア形成—中国帰国者二世という経験から—」, 『異文化間教育』第33巻, 2011。張玉玲:「ミクロな視点から見る在日華僑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過程:二世,三世および『リターン者』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を通して—」,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第30巻第1号, 2005。
- ⑥ [日] 園田茂人・蕭新煌編『チャイナ・リスクといかに向き合うか—日韓台の企業の挑戦』,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6。
- ⑦ [日] 園田茂人/デヴィッド・S・G・グッドマン編『チャイナ・インパクト—近隣からみた「台頭」と「脅威」』,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8。
- ⑧ [日] 園田茂人・謝宇編『世界の対中認識—データで探るその特徴と変化』,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21(計画)。



究，但彼时，考察对象并未包括本文所涉及的中国移民二代。

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因此意义重大。

(二) 以第二代为问卷调查对象

本文使用“澳日华人第二代意识调查”中的日本方面的数据。^① 该调查为比较研究项目，调查对象为出生于冷战结束的1991年以后、现在悉尼大学或东京大学学习的学生，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澳大利亚/日本拥有永住权，本人至少在澳大利亚/日本接受过中等教育。样本数量为30，男女各占一半。

实际调查是在2018年8月9日至2019年10月30日间进行的，最初是以参加笔者主办的暑期活动的学生为对象，之后随着新合作者加入，研究对象也不断增加，采用了滚雪球式抽样。

采访时，笔者签订隐私保护协议，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录音。首先，在询问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及成长环境、专业、大学/研究生入学前的简单经历和父母国籍、学历、职业等基本属性问题后，问询其与中国的接触点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意见和态度。

表1 受访者一览

ID	性别	文理	采访日期	出生年	年级	来日年份	国籍
1	女	文科	2018年8月9日	1999	1	日本出生	中国
2	男	文科	2018年8月20日	1997	3	1998	中国
3	女	理科	2018年8月20日	1999	1	日本出生	中国
4	男	文科	2018年8月20日	1998	2	日本出生	中国
5	女	文科	2018年8月21日	1998	2	2008	中国
6	男	理科	2018年8月22日	2000	1	日本出生	中国
7	女	文科	2018年8月28日	1997	3	日本出生	日本
8	女	文科	2018年9月11日	1997	3	日本出生	中国
9	男	理科	2018年10月2日	1999	1	日本出生	中国
10	女	文科	2018年10月9日	1999	1	2004	中国
11	女	文科	2018年10月10日	1997	3	2000	中国
12	男	理科	2018年10月10日	2000	1	日本出生	中国

^① 澳大利亚的调查伙伴是悉尼大学的陈明璐博士。日澳双方数据的比较分析正在进行，近期将出版。

续表

ID	性别	文理	采访日期	出生年	年级	来日年份	国籍
13	男	理科	2018 年 10 月 11 日	1998	2	日本出生	中国
14	女	文科	2018 年 10 月 12 日	1996	4	2002	中国
15	女	文科	2018 年 10 月 17 日	1999	2	日本出生	日本
16	女	文科	2018 年 10 月 25 日	1999	1	日本出生	日本
17	女	文科	2018 年 11 月 5 日	1996	4	日本出生	中国
18	男	文科	2018 年 11 月 7 日	1999	1	日本出生	中国
19	男	文科	2018 年 11 月 21 日	1996	4	日本出生	日本
20	女	文科	2018 年 12 月 8 日	1999	1	日本出生	日本
21	男	理科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996	4	日本出生	中国
22	男	理科	2018 年 12 月 20 日	1998	3	日本出生	中国
23	男	理科	2018 年 12 月 27 日	1996	3	日本出生	中国
24	男	理科	2018 年 12 月 27 日	1996	4	日本出生	中国
25	女	文科	2019 年 1 月 10 日	1996	4	日本出生	日本
26	男	文科	2019 年 2 月 25 日	1998	3	日本出生	日本
27	男	文科	2019 年 10 月 8 日	1995	研究生 2 年	日本出生	日本
28	女	理科	2019 年 10 月 11 日	2001	1	日本出生	中国
29	女	理科	2019 年 10 月 24 日	1995	研究生 2 年	日本出生	中国
30	男	理科	2019 年 10 月 30 日	2001	1	日本出生	日本

和一般东京大学的学生一样，受访者的父母学历非常高，父亲是本科毕业的 12 名（其中日本大学本科毕业的 5 名），研究生毕业的 17 名（其中日本研究生院毕业的 12 名），母亲是本科毕业的 17 名（其中日本大学本科毕业的 5 名），研究生毕业的 5 名（其中日本研究生院毕业的 4 名），从中国整体学历情况来看，该群体的父母拥有极高学历。另外，共计 60 名父母的出生地中，上海较多，为 11 名，其他北至黑龙江省，南到福建省，分布广泛。

有关对“中国崛起”的评价，具体问题为：（1）回中国频率；（2）普通话水平；（3）是否同意有关“中国崛起”的一些看法及其原因；（4）听到“中国崛起”会联想到什么；（5）如何评价中日关系；（6）是否想回到中国从事工作或研究等。采访结果汇总成文字记录，超 11 万字。本文主要分析其中的（3）（4）（6），并根据需要提及（1）和（2）的调查结果。



(三) 源于亚洲学生调查的中日比较

要理解评价特征，需有比较对象。因此，本文使用第3次亚洲学生调查中日本（2019年）和中国（2018年）的数据，与本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事实上，第2次亚洲学生调查（2013年）中也曾设置有关中国崛起的问题，但考虑到调查时间较远，只使用第3次调查数据。

第3次亚洲学生调查概要如表2所示。收集数据时，年级、性别、专业（文科还是理科）各占一半。^①

表2 第3次亚洲学生调查概要：日本和中国

国家	所在大学	调查日期	样本数量
日本	东京大学	2019年4月26日~7月19日	216
	早稻田大学		231
中国	北京大学	2018年9月15日~12月12日	207
	清华大学		203
	复旦大学	2018年9月18日~10月1日	216
	上海交通大学		245

亚洲学生调查中，设置了10个与中国崛起相关的问题，回答需从“1. 非常同意”“2. 同意”“3. 不同意”“4. 非常不同意”“5. 不知道”5个选项中选择。本次问卷调查也采用完全相同的问题，以便于比较。^②

本文采用了将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合用的混合研究法。

二 结果分析

以下分析中，首先展示中日学生及移民第二代的回答，引用第二代的回答理由等受访数据的同时，阐明其特征。引用数据时，标明受访者ID，以及选择5个选项中的哪一个。

有关中国崛起的问题表述，大致分为经济和政治两类。如下所示，关

-
- ① 亚洲学生调查详情，请参阅〔日〕園田茂人：『アジアの国民感情』，東京：中公新書，2020，第253~258页。
- ② 无论问卷调查对象，还是亚洲学生调查对象，中日两国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群体，很难代表全体学生。但是，从本文的比较目标来看，这种调查设计还是十分恰当的。

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总体上中日学生的评价差异较小，而第二代的回答，较中国学生有时则更为肯定。与此相对，在政治相关问题上，中日之间的意见差异很大，第二代的答案则具有中间特征，且呈分裂倾向。

（一）对经济的积极评价

（1）“中国崛起”是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吗？

很显然，“中国崛起”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那么，经济增长如何成为可能呢？问题设置为““中国崛起”是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询问赞成与否。

图 2 显示中日学生和第二代的回答分布，从“1. 非常同意”和“2. 同意”的合计数值看，中日之间差异只有 17.7 个百分点。“1. 非常同意”的比例虽然差别较大，但总体上肯定意见占主体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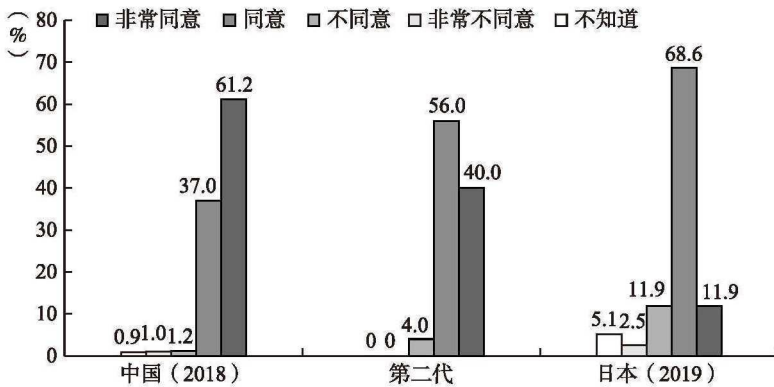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崛起”是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

第二代的回答则处于中日之间，这是他们作为中国人的真实感受和通过家庭对中国的理解，与自身对日本作为外国在中国发展中起到政策引导作用以及外国资本的贡献作用做出肯定评价相结合的结果。从以下阐述中也可看出，这些因素并存于受访者陈述中。

没有中国人民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的崛起。虽说外资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利用它本身也是努力之一。也许会受到周边国家的影响，但中国人民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ID 3: 1)

因为父母经常这么说。虽然不知道因果关系，但发展的地方就有人努力，人努力的地方就有发展。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都是中国人，所以即便承认政策引导的重要性，中国人民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这



一点是不会变的。(ID 11: 1)

父母小时候很穷，到国外打拼才过上了现在的生活。近30年来，像父母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多。不过，考虑到国际形势不错、人口众多等因素，不能说中国发展是100%努力的结果。这种问题，无论如何都要从身边的事例来判断。(ID 19: 2)

在国家发展进程中，需要人民努力是很自然的。与其说中国人特别勤奋，倒不如说发展过程中努力是不可缺少的。中国人的努力，回老家时也能真实感受到。(ID 23: 2)

如果重视政策引导和外国资本贡献等后一个因素的话，很容易对这些表述产生怀疑，日本学生回答“3. 不同意”的占11.9%也是因为这一原因。第二代回答“3. 不同意”的只有1人，但如下所示认为是政策、体制上的原因，而非否定人民努力本身。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发展，例如房价走高等，与其说是个人的努力，不如说是由于国家政策和政府动向。(ID 1: 3)

(2) 对“中国崛起”带来机会的肯定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惠及自身，中日之间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参照图3）。赞成“‘中国崛起’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的中国学生占98.8%，接近100%。相较于此，赞成这一说法的日本学生占48.6%，不足半数。这是因为多数希望就职于日本企业的日本学生认为，中国的崛起在促进中国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削弱了日本企业的相对优势。^①

不过，就这一问题，很多受访者会问：“我们是谁？”由于定义一旦改变，回答也会随之改变，笔者对此类疑问一律解答为“希望自己决定”。多数人理解“我们”是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其结果是，比起日本学生，回答更接近中国学生。当然，也有人用接近日本学生的视角做出判断，此种情形下，会听到“如果输给中国企业，就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立足”诸如此类苛责日本企业的评价。

①〔日〕園田茂人：「中国台頭の国際心理—アジア域内の温度差をめぐって—」，『社会学評論』第70卷（第3期），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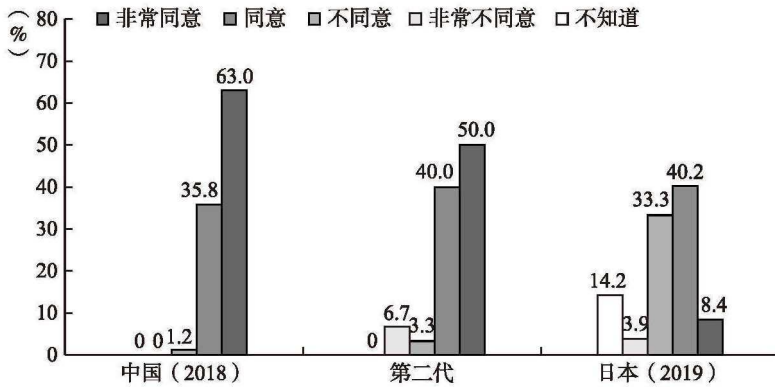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崛起”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

随着中国的崛起，经济交流增加，这会产生很多机会。像我们这种会说中文的人，机会只会增加，因此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危机。(ID 10: 1)

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刺激了全球购买力，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从拓展商业可能性意义上而言，机会明显增加了。一直以来，日本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没有中国的“威胁”，日本会失去危机意识。因此应该趁此机会，掌握新的东西，从而保持继续领跑。(ID 16: 1)

日本也因游客爆买而获利，中国巨大的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说是巨大商机。但对于打算留在日本国内的人来说，可能会面临产业空洞化危机。(ID 15: 2)

(3) 对说中文的人增加的肯定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机会，是出于一种判断，即自身中文能力以及对中国的认知、亲近感可作为资源加以利用。有趣的是，关于说中文的人的增加，日本学生比中国学生赞成的比例高，而第二代则比日本学生还要肯定，“1. 非常同意”超过半数（参照图4）。

第二代的这种肯定，除自身具备中文能力外，还通过观察周围日本学生得到加强。以下阐述，即为典型说法。

日常生活中，也感受到讲中文的人的增加。姑且不论选择中文的学生能不能学透彻，选择中文的人确实在增加，这也是因为商务中文的实用性提高了。当然英文也在普及，但这和讲中文的人的增加并不



矛盾，应该理解为在中国会中文非常有利。自动翻译机无法克服细小的商务问题，有些地方不得不依靠人。(ID 6: 1)

因为自己周围学中文的日本学生很多。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会说英语，但一般人并不会。没有高学历的人同样也活跃在商务活动中，和他们对话就需用中文。因此，出于商务目的而说中文的人确实增加了。(ID 1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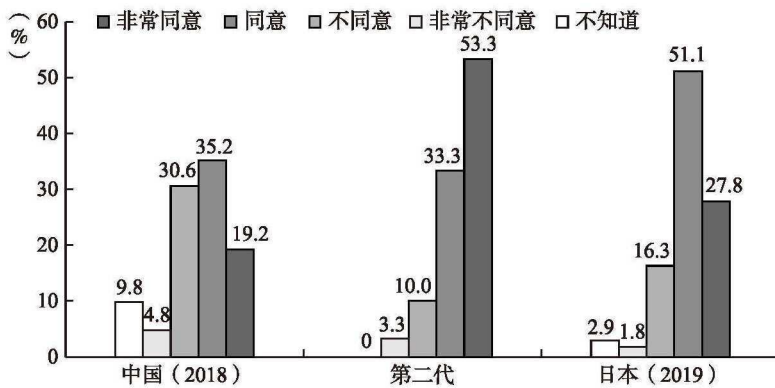


图4 随着“中国崛起”，说中文的人将增加

不过，也有人认为英语今后仍将继续作为商务语言保持其功能性，因对重要性的理解不同，回答也会因人而异。也有人认为，随着 ICT 的发展，自动翻译成为可能，随着与语言运用相关环境的变化，中文能力将不再被需要，但这种说法仅占一成左右。

全球希望了解中国的需求不断增加，实际沟通不能依靠机器，通晓语言很重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说中文的人确实增加了。我对 AI 很感兴趣，但 AI 也只不过是工具罢了。(ID 9: 2)

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人口不断减少。优秀的中国学生在好的企业普遍使用英语，因为受过的教育就是认为英语很重要，所以最终不还是要说英语吗。(ID 28: 3)

(4) 在对亚洲的影响方面，中国将取代美国

对讲中文的人的增加的肯定，与对中国在亚洲范围内存在感的增强和影响力上升的肯定是一致的。

调查进行时正值中美摩擦，围绕会给亚洲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进行了多番讨论。中日学生，对于未来中美在亚洲的影响力变化，意见也有分歧（参照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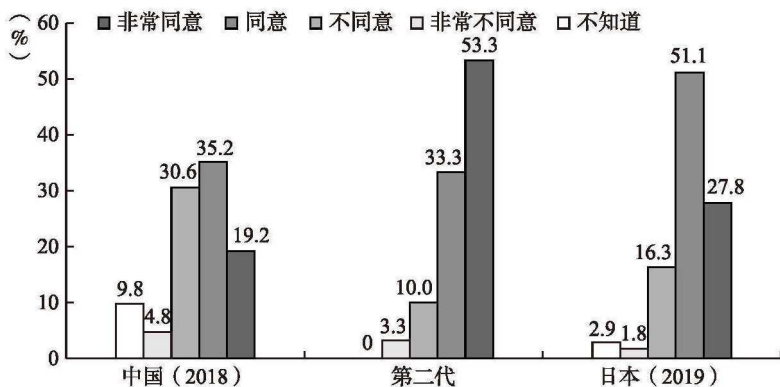


图 5 在对亚洲的影响方面，中国将取代美国

第二代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和中文需求扩大持肯定态度，因此回答“在对亚洲的影响方面，中国将取代美国”时，与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同样呈现肯定倾向。这与亚洲和中国的地缘、历史亲近感以及自身的日本经历有关。

虽然不像日本和韩国深受美国影响一样，但在东南亚，中国的影响力已经相当大了。我个人想去美国，所以不否定美国的影响力，但在经济实力上中国力量已不容小觑。(ID 13: 1)

这里的亚洲让我想到的是东亚。英语今后也还是会有很多人讲，从历史潮流来看是必然的，但这与美国影响力的衰退无关。中国超过美国的影响力是必然的，中美“只有并存”这种观点，目光短浅。(ID 24: 1)

和美国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亚洲，与朝鲜等接壤。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的影响变大也是自然而然的。话虽如此，能否取代美国还有些犹豫，所以选择了 2 而不是 1。(ID 22: 2)

我认为近十年来，特别是对日本，中国的文化影响确实在变大。(ID 25: 2)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同观点，这也是基于其自身在日本的经历。说起来，美国和中国并非争夺同样的影响力，如果必须在中美间选边，日本



必然选择美国。

日本要维持与美国的关系，那么中美关系当然会紧张，中国很难取代美国。(ID 4; 3)

中国本来就位于亚洲，与美国影响力的性质不同。日本也有将中国视为大国而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渊源。如果立足于这样的历史，那么“取代美国”的说法是不恰当的。(ID 30; 3)

(二) 有关政治方面意见的分裂

(1) 围绕政治不稳定的各种意见

一国在在亚洲的影响力，不仅与经济相关，还与政治、文化、移民等各种因素相关，因此很难做出判断，特别是政治因素，由于没有亲身经验，所以受访者需要根据该地区的媒体报道、朋友和亲属交流、课堂话题等做出判断。经济上，可以根据自身环境以及中国亲属的情况来判断，但政治感受困难，意见容易出现分歧。

围绕“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政治不稳定”这一问题，中国学生赞成的占 23.0%，而日本学生赞成的达到 74.5%，两者之间有 50 个百分点以上的差异（参照图 6）。在日本，2000 年以后，各种“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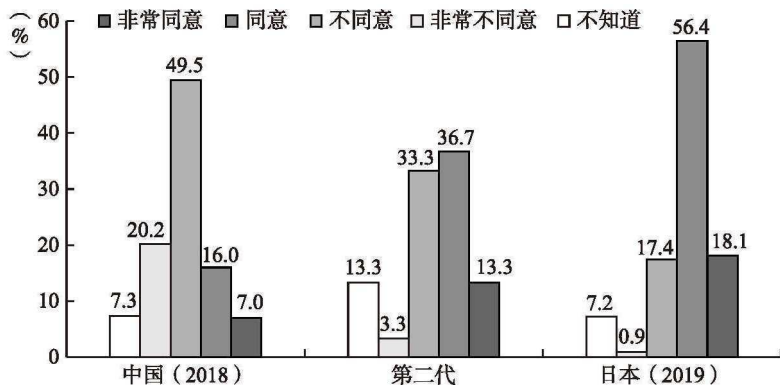


图 6 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政治不稳定

① [日] 園田茂人：「中国台頭の国際心理—アジア域内の温度差をめぐって—」『社会学評論』第 70 卷（第 3 期），2019。

这也可以充分理解为何多数日本学生相信中国政治不稳定。

而第二代赞成这一表述的人，大多对日本的媒体报道框架具有亲近感，以下是代表性评价。

媒体报道说中国各地经济开发，结果是到处鬼城，这也是过度干预经济造成的，国家投入救助金等，市场原理无法充分发挥。(ID 12: 1)

我觉得中国的政治虽然不稳定，但还不至于崩溃。(ID 8: 2)

与此相反，熟悉中国国情、常与中国国内亲属交流的人，对日本媒体报道框架持怀疑态度。

确实，日本媒体有这种说法，但自己周围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感觉既无政治不稳定感，也无体制崩溃论。(ID 2: 3)

中国虽然有个别贪污案例，但总体而言政府能很好地治理国家，政策失误很少，很难想象人民的不安会爆发出来。因此，不认为政治不稳定。(ID 21: 4)

这种对日本媒体报道框架的不同评价，与回答出现分歧以及“我不太了解，也不关心中国的政治 (ID 9: 5)”等漠不关心的回答不无关系。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二代没有选择“5. 不知道”的，但关于政治，如图7文所示，可以看到这样的回答。

(2) 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国际秩序了吗？

第二代虽难以体会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性，但较中国学生，他们更容易感受对外关系。

对于中美摩擦时使用的“国际秩序挑战者”议程，由于“国际秩序”的定义较为含糊，第二代较难做出回答。^①但如若从保护基本人权和知识产权等法律层面出发，想到国际秩序的人则会赞成 (ID 18) “中国崛起威胁到世界秩序”，与此相反，联想到古代通商制度的人则呈反对倾向 (ID 5 和

① 同样的倾向在日本学生中也可以看出。〔日〕園田茂人：「中国台頭の国際心理—アジア域内の温度差をめぐって—」『社会学評論』第70卷（第3期），2019。



ID 7)。其结果是，与判断政治稳定性一样，第二代的回答居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的中间地带（参照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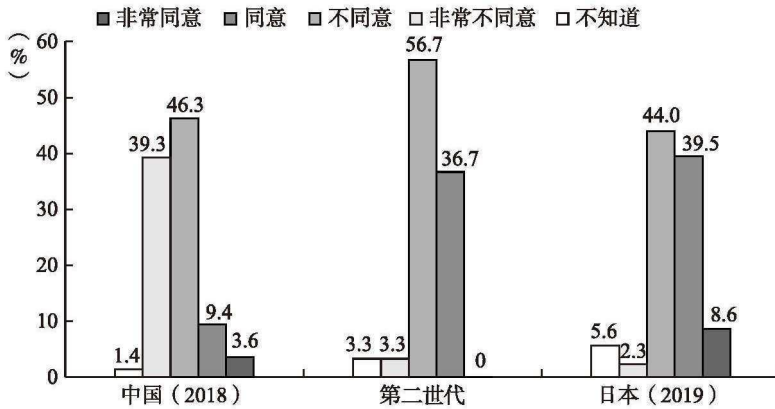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崛起”威胁到国际秩序

美国似乎想从亚洲抽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崛起似乎被特写了，有时感觉中国太有“攻击性”了，因此选择 3 而不是 4。中国应该再下点功夫，努力让人看起来不那么带有攻击性。(ID 5: 3)

中国并不谋求霸权，也没有把中国理论强加给其他国家，比如说领土问题，其背后原因很多，中国方面主张并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ID 7: 3)

(3) 是否与亚洲保持和平关系

了解国际秩序实质非常困难，若提到和平，因可切身体会，则容易做出判断；但围绕今后是否保持和平关系，评价则因人而异。

中国虽公开主张“和平崛起”，但如同评价政治稳定性一样，第二代意见仍有分歧（参照图 8），这源于中日间对中国对外行动评价的不同。

受访者判断中国保持和平的根据是：（1）至今没有发生军事对立；（2）在经济联系如此广泛的情况下，破坏和平对中国不利。与此相反，关心国际法和维护和平的学生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进行批评（ID 20 和 ID 26）。

看现状就知道是和平的，与亚洲的关系也是以经济为中心，没有

政治干预。任何时代都有领土问题，无法理解这与中国崛起有何关系。
(ID 10; 2)

不关心，说实话也不太清楚。我认为中国不会做出改变现状、与亚洲各国为敌的愚蠢行为，因此选 2。(ID 27; 2)

在聚焦国际目光的时代，中方很难单方面做出进攻，但如果由于中国人进入当地，与当地社会发生摩擦，就不能说和平了。中国有时会把本国巨大的市场规模用于与周边国家的交涉中，这使得其对外态度变得强硬。(ID 20;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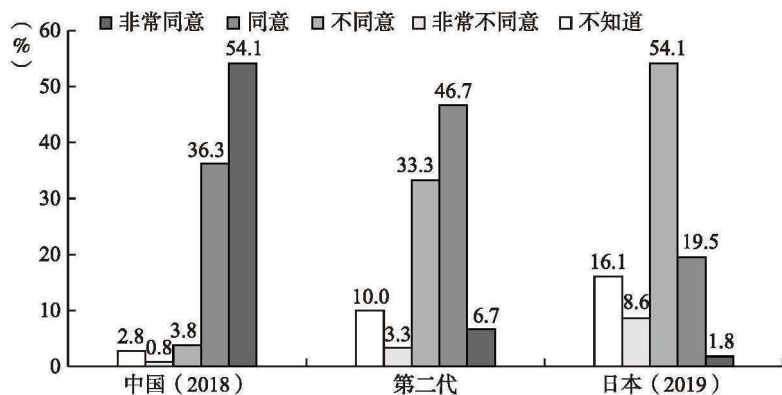


图 8 崛起的同时，中国将继续保持和亚洲国家的和平关系

围绕“中国崛起”的政治性评价分歧，因受访者的国籍（是否归化到日本）、专业（是文科还是理科）不同而尚不明确。另外，对国内政治稳定性评价和对外行动评价没有产生联动。第二代根据各种信息来判断“中国崛起”，这使得结果产生内部温差。

（三）“中国崛起”被认为是经济发展

那么，听到“中国崛起”时会联想到什么呢。以自由回答形式进行提问时，77%的第二代回答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等类似表达）”，占压倒性优势（图 9）。

“第一是经济增长。第二是以前优秀的人早早出国，现在不一定了。第三，中国人对海外的目光从俯视变为平视”（ID 14）或“经济持续增长”，“这种情况下，具体会联想到人均 GDP 和收入所得等”（ID 29）



这样的回答占主导地位，但问到这与自身有什么联系时，回答却是五花八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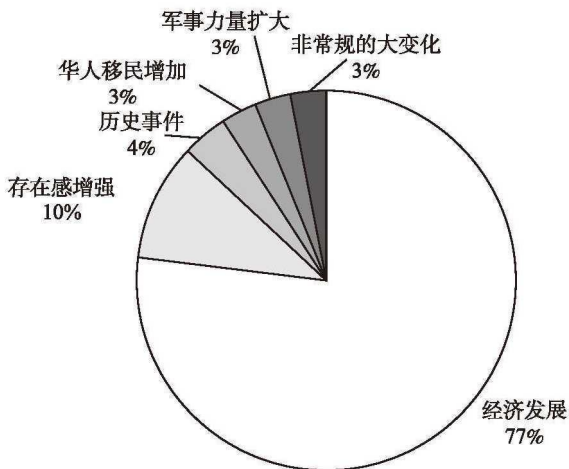


图9 听到“中国崛起”会想到什么 (自由回答)

ID 14 认为“对自己而言意味着机会”，而 ID 29 则评价为“只能说几乎没有关系”，差异巨大。“对于想学医的自己来说，并无直接关系”（ID 3）、“虽无直接的，但会间接影响到自己”（ID 9）、“和自己有关，但也是间接的”（ID 19）等，回答多有微妙差距感，很少直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自身未来重合在一起。

（四）对于自身而言的“中国崛起”

这与一些情况有关。

第一，多数第二代对从中国来的父母努力打拼下的日本生活表示敬意和感谢，因此他们并不想放弃日本的生活。还有一些则是像亲戚一样定居日本，在中国国内失去生活根基，对中国抱有不同文化感，虽然说有机会想去中国，但并不想脱离日本。与对中国怀有强烈情感的父母相比，第二代的情感并没有那么强烈，且考虑到父母的晚年，认为在福利充实的日本生活会更好，这也是做出这样判断的原因。

第二，日语作为母语，在适应了日本的饮食、文化、生活环境等情形下，第二代不是在日本还是中国二者选一，而是在日本、中国，甚至其他国家广泛地寻找机会。像计划取得医生、律师等国家资格的第二代，原本

就没有计划到中国就业^①，很多想从事其他事业的人，也在考虑通过派驻或短期停留等方式访问中国。他们批判地看待中国社会存在的竞争性、互赠礼物的麻烦习惯等，这种违和感也是其转移据点时产生犹豫的原因之一。

第三，身边有很多日本朋友、考虑在日本企业就业和创业的人也不在少数。虽然会讲中文，但大多数人认为不及在中国长大的中国学生，考虑将来会和日本人结婚或取得日本国籍，在中国企业就职或永住并非第一选择。

获得东京大学这张日本社会成功入场券的调查对象，以在日本生活为前提设计自己的未来。在高考之前，对于通过了严苛的中学及高中入学考试，在优秀的日本学生聚集的学校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来说，去中国无疑是一种冒险，这一点和日本学生并无区别。

如此，在日华人移民第二代，既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期待着可能享受红利的同时，又受到在日本成长中所受教育和周围的影响，与“中国崛起”保持着微妙距离。

结 语

本文所涉及的就读于东京大学的在日华人第二代，与其他第二代相比，学历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日语水平高，身边拥有许多优秀的日本学生朋友。其父母学历也非常高，因此所受见识必然非同一般。但同时，其父母作为华人第一代，凭借学历进入日本劳动市场，且作为白领获得成功；作为其子女的他们与其他第二代有着诸多共同点，因此以他们为调查对象，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第一代来自竞争激烈的中国，为孩子的教育投入了许多资源，强烈希望子女获得社会成功。为了保持中国人身份认知，多数家庭仍然使用中文，但多数第二代日常使用日语，平日里忙于参加各种考试和社团活动，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是父母的亲人居住的地方，自身接触不如父母多。这种微观环境，成为孕育第二代对中国崛起的评价和姿态的

① 在中国，只有中国籍才能获得律师国家资格，但日本没有这种规定，所以有些第二代想在保留中国籍前提下在日本考取律师资格，同时也在国内获得律师资格（ID 10）。不过这位学生也表示，“父亲讨厌人际关系，我认为不可能以中国为据点”，因此对于职业规划，始终抱着以日本为据点，往返中国的想法。



摇篮。

2005年到2015年，第二代进入多愁善感的青春期，中日关系则从“政冷经热”和“战略互惠关系”逐渐转向和平维护的对立时代^①。在日本国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以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充满担忧，并投去复杂目光。这种双边关系，对第二代围绕中国崛起的评价和态度产生莫大影响。

在使用通常的舆论调查以对中认识为主题的调查研究中，很少对特定的社会集团进行考察。内部意见分歧用标准偏差、方差等数值来表示，其背后的原因却几乎无人知晓。本文是一种投石问路的尝试，剩余课题以及尚未提到的论点也不在少数。

在今后的十年里，在日华人第二代将逐渐在日本社会起到核心作用。这期间，中日之间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如何改变日本社会及中日关系？让我们拭目以待。

Sandwiched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Evaluations to the Rise of China by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s in Japan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After the drastic increase of Chinese migrants in 1990s, their second generation has now started to enter into labor market after finishing tertiary education in Japan. They were grown up in a time when Sino-Japan political relations were strained, but many of them still preserve their Chinese nationality.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s in Japan who are born after 1991 and now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o analyze how they evaluate the rise of China from their life experiences. Most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focused on microscopic issues including their cultural adapta-

① [日] 園田茂人・丸川知雄・高原明生，「新たな日中関係に向けて」，園田茂人編『日中関係史Ⅳ民間』，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第244頁。另外，在采访调查中也明确了第二代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但不知是否因为同学们理解第二代的立场并作为“伙伴”来对待，几乎没有人说两国关系恶化给自身带来了痛苦经历。

tion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hanging identities, whil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develop new type of research by comparing their evaluations to the rise of China with those of Chinese students as well as Japanese students.

Interview results of 30 cases as well as Japan portion and China portion of Asian Student Survey Third Wave data (2018 – 2019) will be used to compare responses to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in this paper. As a result, we'll observe different evaluations to economic aspects and political aspects, which eventually creates greater diversity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toward the evaluations of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rise of China.

Keywords: Chinese migrants in Japan; second generation; the rise of China;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separ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y